

畫

薇

雨



蔷
薇

薇

雨

■
胡辛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 蔷薇雨
作 者: 胡 辛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1.6万
版 次: 1990年12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定 价: 7.30元

ISBN 7—80579—038—8/I·31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 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近影

为《蔷薇雨》序



大概是1983年吧——岁月匆匆，往事重叠，“数学”也变得愈来愈模糊了。那天黄昏等待晚饭的时候，我坐在一张低档次的人造革面长沙发上，顺手打开了新寄到的杂志《百花洲》，读到一篇小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那种真实的生活气息，真实的艰难和痛苦，那种历尽坎坷仍然真实、仍然活跃着的一颗颗追求理想、挚爱而绝不嫌弃生活的心感动了我。也许这样一种心地被一些人认为“过时”了，而又被另一些人认为不合标准？读到那位身患绝症的教师柳青——是这个名字吗？——的故事的时候，我落泪了，我推荐了这篇小说，我记住了这篇小说的作者的名字——胡辛。

短短的六七年过去了，我读到了胡辛长篇小说《蔷薇雨》的校样，这已经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大块文章了。仍然是那颗心，却有着全然不同的气魄、眼光和自信。小说描写江西一个叫作红城的城市的角落，六眼井、三眼井、大井头、灌婴的洗马池、乾隆题过匾额的干家大屋、东汉高士徐孺子的故居……栩栩如生，充满着地方特色、民俗风情、历史积淀与时代的新貌。阖上书，似乎可以听到大井头边女人们的吵吵笑笑，又看到了一辆横冲直撞的摩托车。小说着重描写了徐孺子之后徐士禎的七个女儿的

自的音容笑貌、个性脾气、命运遭际。大姐徐希璞，这位医道精良的外科医生，是理想化的冰清玉洁与正气凛然吗？为什么对待庸俗丑恶的朱主任父子却又显得那样窝囊和一无用场？她给我们树立的是希望还是失望呢？二姐徐希玫，她的美丽、她的智慧、她的勇气和眼光似乎在成就着一位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弄潮儿，为什么却又一头栽入犯罪的泥沼？莫非这也是值得咀嚼的确实存在着的时代悲剧？身入囹圄，她仍然是光采照人的啊！三姐希玮，作者用得笔墨最多，她似乎是女性性别的一个典型，她背负了变迁的时代，变迁的大老中国的女性的十字架。她接受了萨特？经过十八年的不可思议的出走，她清醒了么？还是既然是女人就无法从爱情的苦海中得到拯救？四姐希瑶，她的经历就更近于怪诞，当然，从她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不乏古典意味、不乏优良传统色彩的爱情的正直与正直的爱情的力量。而且，我们也许应该感谢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的透露出一点比特区还“特”一点的海南岛的信息。五妹希均，这位勾勾居餐馆的女老板，是商品经济掀起的一个浪头么？是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的文墨世家发生变异的一个例证吗？她的现实感毋宁说是可爱的，而且，在她身上，作者寄托了对于赣菜的那么多感情，六妹希玘，技巧、泼辣和尊严，她应该更好地活下去吧？七妹七巧呢，徐家出了一个歌星，这个歌星不择手段地“出洋”远走高飞，不是令人羡慕更令人痛惜的吗？

也许这七个女子的行状和表述并非都经得起细致的推敲，也许作者写这几个人不无匆忙不无以意为之的臆想掺杂在真实的活剧之中。还有围绕着这七姊妹的一些男子，他们都能给读者留下印象，却又多少使读者觉得不甚满足。也许作者企图表现的生活面、人和事太多太广了？也许还可以挑剔一些别的缺点，例如某些语言特别是某些评述类型的语言的缺乏节制。但所有这些都掩盖不住一个令人惊喜的事实，这部书不是一部抻长了的书，而是

一部内容充实的书。它充满了生活，充满了现实，充满了历史，充满了变革，充满了杂七杂八的信息。一句话，它具有一种我们的古老而又新鲜、沉重而又动荡、悲哀而又热烈、恶俗浅薄、五光十色、而又洋溢着一种不可扼止的力量的生活所特有的魅力。

这是一部充满魅力和激情的小说。徐家七姐妹是有魅力的。凌云、黑皮、席大鹏、钱俏、姚鸿乃至辜述之，也是有魅力的。凌光明、金铃子、章曼娜、辜也秋、冯胖子，直到疯疯傻傻的钱光荣与钱嫂一家也是有魅力的。甚至幽灵一般的徐家老祖母，活尸一样的言语、观念和行止，却仍然有自己的魅力。魅力来自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呼吸活气。就说老祖母吧，下面一段文字是对她出嫁场面的描写：

“茶叶拌米雨一般撒向上轿新娘的头盖上，爆竹大作，喇叭高亢，乐队鼓手先行……花轿后……五颜六色绣花缎被、大大小小二十只樟木箱、红彤彤的大小脚盆、红彤彤的马子桶中插着黄松松的筷子，压阵的居然是一台笨重粗蛮的老式织布机……

“……女人呀，一辈子的脸面就靠一回挣……男人们的颈脖伸得象鹅颈，唯见轿帘下一双红缎绣花金莲……天色晦暗细雨绵绵……抬织布机的正抱怨比抬棺材还累时，花轿里竟扔出一束鲜艳欲滴的姊妹花！”

好一束鲜艳的花，满腔春意关不住，一束鲜花出轿来！老祖母也罢，只要是活人，就有活力，有青春哪怕是久远的青春的记忆。而活力就是魅力。一切魅力，归根结底，不就是生活的吸引和召唤吗？

作者是怀着浓厚的兴趣真诚地描绘我们的生活画卷的。不论是四个老女人的“麻雀战”还是勺勺居的一顿筵席，不论是歌星夏

梦露走穴的紧张场面还是医院的一次“民意测验”，不论是自来水亭边女人们的唾沫织成的“彩虹”还是在保护区看到的候鸟与不看候鸟的“勺子”对鲜鱼的采购，也不论是一个文学期刊编辑部的一场混战与一个美术展览的小小风波，充溢其间的最令人羡慕的是作者的一种“兴会”，一种爱生活、贴近生活、追求生活并且咀嚼生活的盎然生趣。

作者是怀着浓厚的兴趣真诚地描绘我们的生活的变异的，尽管这些变异中有许多幼稚和肤浅，有许多歪曲和丑恶，有许多旧瓶新酒、新牌子旧酒、新酒变旧酒以及新新旧旧的霉菌病毒，有许多也许后代子孙们觉得他们的祖先似乎过分慷慨挥霍地付出了的痛苦代价……然而这变革毕竟是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有“书”有戏的。变革的一面是新生，另一面是腐烂，一面是失落，另一面是获得，一面是迷惘，另一面是进击。毕竟是变革而不是停滞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与众多的机会。毕竟是变革而不是停滞已经成为终将成熟为我们生活的主潮。变革非自今日始，七姊妹的父亲徐士祯已经大大改变了徐家书屋的面貌，选择了完全不同于祖宗传统的生活与“济世”道路，在他面对新的变异而目瞪口呆乃至痛心疾首的同时，不是仍然膜拜悲壮的太阳了吗？门第的影响仍然深重，门第的界限却早已突破。是怎样的杂交、渗透、蚕食、“意识流”般的变迁啊！近百年、近七十年、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旧的封建秩序土崩瓦解，社会主义负载着沉重的历史却又在每个角落每个领域改变着历史、重新勾勒着生活，这一切都在本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特别是近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已经急剧变动了的生活再一次发生新的裂变，追新趋时，即使在这本书里也可以感到此种时尚的躁动与炫耀。尽可以挑剔“新”与“时”中的一千条缺陷包括罪恶。“新”与“时”的活跃却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已经付出正在付出和仍将继续付出，而我们的生活是大有希望的。

能说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么？能说这种变革中的五光十色不

是吸引人的么？能说这种几乎“与时代同步”（虽然我并不一般地赞成这样一个文学口号）地反映生活反映现实的努力是不值得珍贵的么？即使还确实有一些不准确不成熟乃至芜杂浅薄的地方。

当然，本书中也还有一些不那么轻易变动的东西。作者像钟情于变革一样地钟情于永恒。女性的主题，女性意识的主题，爱情、婚姻、命运的主题，文化特别是文化爱国主义的主题，人生的主题贯穿在《蔷薇雨》里。它流露出这一切来了么？或者，如作者在全书之首引用的美国朗费罗（真抱歉，我还不知道这个朗先生呢）的话，它能“滴进”人生里吗？朗费罗说：“没有悲伤，人类的心会变得寂寞、无情而傲慢”，大概要在悲伤成为过去乃至凝结为艺术以后才会体味得更醇厚吧？呜呼《蔷薇雨》，你的悲伤能不能更深沉、更从容一些呢？你的哪些引经据典和指点批注，能不能更精粹些呢？也许那是下一部书的事了吧？

1990年夏书于北戴河东山

有些雨一定要滴进每个人的
人生里。

没有雨，大地化作一片荒
漠；

没有悲伤，人类的心会变得
寂寞、无情而傲慢。

〔美〕朗费罗

借故乡湖井巷陌，编一纸真
真假假姊妹风流惘惘情。

——作者自白

□ 赘 引 □

女子无才便是德。

——六眼井女训

六眼井有六只眼。

井台一色灰底白芝麻长条麻石砌成，五只井圈绕着一只井圈，呈梅花绽开状。六眼相通，共一口出奇清澈沁甜水。自天蒙蒙亮至暮色苍茫，担水者络绎不绝。听六桶落井，怦然作响，幽幽传上井台，煞是耐听；担水人一路淅淅沥沥，洒湿滋润了多少条巷陌街衢！

六眼井虽凿地见水，地势却不低洼，稍稍隆起伟岸若卧龙。灌婴洗马池、孺子高士桥皆在卧龙脊背上，又有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南海行宫与巍巍白象普贤寺东西挟持，越发显示地段的不凡。由六眼井辐射出的纵横街巷，或居达官富贾，千家大屋、都司前皆是自矜自傲之望族；或住淡泊书香门第，孺子巷、书院街多为自命清高之辈。

无论大姓名门抑或小姓独户，深悟孔子“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皆严家教、重女训，女子无才便是德。平素足不出户、绣阁挑针，偶读诗文亦不过女儿经之类，把脸养得白白的，手指蓄成纤纤的、身段修得袅袅的、性情练得绵绵的，方可嫁得门当户对的好人家。故六眼井团近大户名门多联姻，盘根错节，比比皆是。

每逢十五十六月圆夜，便有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相邀出户赏

月，婷婷袅袅举头望月俯身看井，娇娇滴滴惊惊乍乍：六个月亮六眼井！也不乏看过闲书的，为《西厢》垂泪，为《牡丹亭》伤怀，却不敢造次，做出伤风败俗之事。女人女人，出嫁是一辈子头等重要的大事。

出了嫁，便知“母以子贵”的神圣严峻和无情。到得八月中秋夜，六眼井高士桥洗马池便是一片安详又起伏的女人波涛。大户少奶奶小家新媳妇联袂而至高士桥，桥有石雕栏杆八十二柱，柱端呈莲子状，只见女人们倚着桥柱，羞羞答答又大大方方解开腋下三粒纽扣，将那白皙温热的胸怀贴着石莲轻柔又狠命来摩挲，相传如此这般便可早生贵子。想那高士桥本是纪念东汉高士徐孺子的，也不知何时起竟变为雄性传种接代之高手？虔诚与荒诞间，桥柱经不起女人们世世代代的亲热，终于塌坍毁坏，女人们又把零星碎石衔了个一干二净时，高士桥下流水也干涸了，桥两边纷纷爆出绸缎庄京果铺酱园店百货摊，依旧招惹得女人们眼热心热川流不息。

只有那不远处的孺子巷，始终清幽古朴。古巷倚着西湖南岸，不过十三幢或大或小或高或矮的青砖清水墙几进老屋而已。据说古巷各户原本都姓徐，年深月久星换斗移，或迁或衰，只有巷东巷西两户姓徐。东头为徐家大屋，子孙繁茂、根基深牢，有宗有谱，源自祖宗故里丰城隐溪，自是正宗。西头石雕门罩上挂着黑底鎏金但已斑驳破旧的横匾“徐家书屋”，顾名思义，这户私塾先生的干活而已，香火不旺，十世单传，却也以正宗自居，凭证是张祖传的太师椅，因是香樟打制的，椅脚椅背椅座均有鼠们啃噬的层层迭迭齿痕！徐家一口咬定是“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榻”也。东西两屋也曾相争过，终因“君子动口不动手”，久而久之，两屋虽不往来，倒也相安无事。巷中各家，皆为自命清高的儒雅之士，不攀世俗名利，不交官府权贵，倒成了一条寂寞脱俗名副其实的孺子巷。孺子巷的女人亦自尊自珍，多受书香

薰染，平添几分高雅。

到得清末民国初年，徐家书屋公然招收女弟子，一时舆论哗然，事后也得到认可，因为徐家办学宗旨为：女子要德还要才，终是文明所趋。就有生性活泼的女弟子，嫌古院深宅凄清，于春雨霏霏时插活了各种蔷薇，不消几年，蔷薇如瀑，把座古书屋渲染得如火如荼。富有改造中国女性抱负的徐先生可惜壮志未酬便病逝，他的娘子却命长，直到七个孙女花开花落，她老人家还健在，张着豁牙的嘴训着外孙女：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人要有三只眼。两只眼看世上，一只眼看住心。

——三眼井女戒

三眼井有三只眼。

三眼井井台一色绿蓝色青石板铺就，井台为硬线条的口字，三眼独立各不相通，构成方正拘谨的品字，就显出壮严与悲怆。

三眼井有井屋，青砖屋墙爬满厚茸茸的绿苔藓，倾斜破败的瓦楞上长着青草雏菊和蒲公英。比起开放流动喧闹的六眼井，她封闭凝固恬静如荒野中遗弃的古井台。

三眼井旁有座清洁堂。清洁清洁，清心洁身也。凡是寡妇，不论位尊位卑、穷富老少，立志守寡，为免去世人纷扰，便可申请进清洁堂。是一座不念经不吃素，没人来供香火赶庙会，没山门的“尼姑庵”，是一片吃过禁果近过男人再要绝缘男人的女人封闭世界，是苦难女性的心狱。这里边，有无依靠孤独无助求立锥之地的苦寡妇，有不堪婆家小叔凌辱的受气寡妇，有看破红尘与男人的富寡妇，也有招蜂惹蝶太多来避是非的风流寡妇……亦不过外面世界的小缩影。

女人本属鱼，离水不能活。清洁堂就更耍水。

挑水的需是个女人。女人也是个寡妇，从山东流浪过来，拉扯着一对儿子，在井屋旁搭了一角披厦安身。人们喊她大脚凌家

的。她心直口直，古道热肠，颇具男子汉的侠义粗犷，故深得清洁堂寡妇们的信赖。不知不觉中，山东女人一对虎子长大成人，叫多少女人家看得眼热心馋，大脚凌家的却老了。因自小看着阿大阿二长大的，清洁堂便不忌讳凌家二子担水，或许更喜欢也说不清。那凌阿大高大魁梧，棱角粗犷如刀劈斧砍，四季赤着一双大脚，严冬也敞着领口扎袖挽裤脚，把一身腱子肉鼓绽绽地尽情暴露。他不只担清洁堂的水，足迹遍及六眼井高士桥穉子巷千家大屋樟树下，东家爱喝哪口井的水，他便舍近求远一丝不苟。他汲水，爱稳稳笃笃立于高高的井圈上，伟岸地立着，“嗖”地放下吊桶，感受湿漉漉的麻绳在大手掌中疾驰的快感；“叮咚”一声后，他欠着身子，由慢而快极有韵律收着麻绳，气不粗脸不红，待水波盈盈的吊桶右手握时，左腕则套着圈圈齐整的绳环。“哗”——白色的水瀑泻进透过桐油的特大水桶时，他会惬意地粲然一笑。他的面庞上五官开朗又清秀，似北国风光南国锦绣的和谐融汇。他待人宽厚侠义，遇老者弱者或女子来井边汲水，不用开口，他早早地将你的桶盆灌满。他似乎就是力、美、善的形象化。不过那时的人们是不用这样的字眼的。

他担着水桶颤悠悠走街穿巷。他给徐家书屋担水，徐先生雅兴陡起，掐了支红艳艳的蔷薇插在他的扁担头；他给清洁堂担水，那标致的小寡妇眼就亮了；呀，好喜气的七姊妹。他左顾右盼寻觅七姊妹。那女子不禁掩口葫芦：呶，这花就叫七姊妹，数数，一簇七朵，相依相伴。两人就都红了脸。那七姊妹竟在清洁堂生了根，攀着院墙，红艳如血，美得叫人心惊肉跳。

第三年七姊妹又开花的时候，那年轻标致的小寡妇竟一头撞死在青砖墙上，花上叶上都溅得血迹斑斑，那是很悲壮的。清洁堂的寡妇们黯然伤神，居堂中者，有几个能寿终正寝呢？抑郁终生、含愤自尽不乏其人。

小寡妇是凌阿大将她入殓的。入土时，凌阿大竟象疯于般跳

进坑中，怎么也拉不起来。

后来就再也见不着凌阿大。寡妇们慢慢地回忆便品出了什么，就叹息：女人呀，要自爱自怜呵。长着三只眼，两只眼看世上，一只眼看住自己的心呵。她们猜到起事的是那株七姊妹，可没有哪个说扯去，一年一度红，也可温暖悲凉人生片刻吧。

凌阿二也不再担水，他跟人学打铁，干起了水火不相容的勾当。他生了个儿子，却取名叫凌水根，大有纪念担水历史之意。他还苦做苦煞盘儿子读了四年洋小学，迫于生计，儿子才辍学进了新生纺织厂，很快就加入了地下党，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后来改名叫凌光明，最高职位做到副省长。三眼井六眼井孺子巷老辈子的人常爱叹惜：大脚凌家站得稳行得正，有造化，官至三品吵。是肯定凌家的根儿。

解放后，郭兰英唱《妇女翻身歌》：“旧社会好比那黑咕窿咚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凌光明的眼眶濡湿了。

其实，他从来没见过他大伯，当然更没见过那撞墙身亡的女子。

女人是男人的肉。——要么是脚板上的肉，要么是含在嘴里的肉。

——大井头女流格言

大井头只有一只眼。

大井头用粗硕的红石条垒成，有猴性难改的细伢子挤挤挨挨坐满园并圈掰着指头一一数去，不多不少，半百。

又云，“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的俗语俚语，民俗学者考证，恐怕起源于大井头。

“流水沟”“鹅颈巷”“鸭子塘”“羊子巷”，中间围着个“大井头”。这地盘曲曲沟沟喧嚣骚动人满为患！

推板车卖苦力的摆草药摊子的杀猪宰鸭的说书卖唱的算命占

卦的变戏法耍猴子卖狗皮膏药的冬卖荸荠春卖茶蛋夏卖莲藕秋卖红薯的搭篷扎纸专卖冥府纸马纸船纸元宝的……实乃五花八门三教九流云集之地。

大井头的井台只要天晴，便终日挤满了剖鱼拣菜、洗衣，洗澡、冲被刷鞋的叽叽喳喳的女人们。无数条舌头在搅动，夫妻夜话狗盗鼠窃鸡小鹅大扒灰偷人是衣食小民女人津津乐道的永恒主题。用时髦话说，不化钱的精神会餐信息交流上哪去觅？这里也是“沙龙”。

遇上来汲水的阿哥阿叔阿伯阿公，打情骂俏撕撕扯扯亦给寡淡的生活添出几多咸味香味辣子味。也有真刀真枪大动干戈时，头破血流后还不是要到大井头上磕磕碰碰？冤家易解不宜结吵。

到了伏天，羊肠鹅巷家家户户摆出张张竹床，首尾御接宛若逶迤蛇阵，“哗啦啦”，泼上几十桶大井头的清凉水，露天月夜，赤膊汉子花短裤少女皆坦然入睡，好似北人一家老小同睡热炕头。

别以为六眼井女人贞洁、三眼井女人清洁，大井头女人嗤之以鼻：高墙深宅、花园后门，哪晓得贞不贞清不清洁不洁？就怕屙出一打私伢子，也没个鬼晓得！

大井头是袒露的。芦棚子，板壁屋，漏瓦盖，千疮百孔。还有千百双睃巡的盯着的有意无意扫到的眼睛。你偷人试试看！

那年腊八，摆猪血摊的金驼子老信用一箩筐铜板买了个媳妇。花轿抬到大井头，男女老少早将进口围了个水泄不通。劈哩啪啦爆竹声响，大家就看驼子背媳妇！媳妇一身大红布新棉袄，却用绳索反绑着双手，嘴里还塞着罗帕巾子！驼子刚用两手巴巴结结够着新娘的腿，新娘一膝盖顶将过去，随即横冲直闯，竟让她杀出一条血路，蹦上大井头井圈，眨眼象枚炸弹般直挺挺下了井！水花飞溅如大井头上空落了雨！老老少少便缩脖子张大着嘴好不惊叹。愕然中，就有几条彪悍精劲的汉子立马打捞，好在井水浅井圈大，新娘一身红棉衣裤浸了水倒象只红色的橡皮艇。井